

台灣「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由今晚開始，帶來代表作之一《膚色的時光》，將陳綺貞的音樂與愛情的黑色詭秘相糅合，用推理劇的方式講述感情與慾望中的「羨慕嫉妒恨」。演出於2009年由誠品戲劇委託製作在台灣初演，反響熱烈，也奪下第八屆台新藝術獎的百萬大獎。2012年，導演王嘉明又推出新版演出以饗觀眾。喜歡陳綺貞又喜歡推理的香港觀眾可別錯過，快快入場享受一個「黑色星期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 璋  
圖：受訪者提供



■王嘉明 尉璋 攝

《膚色的時光》，乍一聽，名字好動人，細想想，卻又說不出是甚麼意思。導演王嘉明說，名字所說的，是我們「還有膚色的時候」——那是我們活着的樣子。

演出是一齣愛情懸疑推理劇，一開場，就是一個男子直陳自己被謀殺的事實。隨著劇情的推演，12個男女的愛情故事，以及背後耐人尋味的複雜關係被層層剝開。這是愛情劇，卻又不只那麼簡單。用王嘉明的話說，只是從愛情切入，去描摹活着的我們所經歷的一種狀態。「理性、感性、愛情、慾望，混在一起。就像我們吵架的時候，總是自以為很理性——我覺得你哪裡做得不對，就要說服你去承認。可是外面的人看來，你們就是在吵架。或者說我問你昨天晚上去了哪裡吃飯，好像是在關心，但其實是在推理——你和誰去的，他們是甚麼人……」這些看起來波瀾不驚的日常場景，當被放在舞台上像洋葱一般被層層剝開時，我們也許會發現，原來不需要甚麼驚天動地的離奇事件，生活本來就是一個懸疑劇。

在劇場裡演推理劇，實在不容易，也沒有辦法像電影電視一樣運用剪接或鏡頭來營造謎團。王嘉明說，劇場裡的推理，沒有必要去模仿影視劇中的迷影團團，而是要拉出一個象徵的空間，超越故事本身。「劇場裡也不想走平時推理的那個路子，不斷讓觀眾去追問『兇手到底是誰？』我想把這個東西換成日常生活，大家開始覺得沒事沒事，後來

才發現：哎呀，原來有事。然後這樣哎呀、哎呀到最後。拉出另外一種空間，去重新看推理這件事。」

### 黑色的陳綺貞

演出最特別的，是用了陳綺貞的音樂。在陳建騏的改編下，那些耳熟能詳的歌曲，有了另一張黑色迷離的臉，就連陳綺貞聽過後也驚嘆不大認得出來。整個演出，可說是在音樂的底子下細化出來，音樂不只是襯托情節的配樂，而是與人物故事緊緊糾纏。

文藝又甜美的陳綺貞，和懸疑推理有甚麼關係？王嘉明也愛聽陳綺貞，他說，那聲音旋律聽起來好像甜甜的，但仔細看看歌詞，甜美的背後好像有着黑暗的迷宮。「她的歌和歌迷的關係很有趣，歌迷好像被一種莫名的東西吸引，那就是表面上甜美、後面有黑黑的東西的張力。」其實，陳綺貞的歌經常被解讀為有一種甜蜜的殘酷，比如《躺在你的衣櫃》，歌詞這樣寫：「你的身體跟着我回家了/我把它擺在我的床邊/它曾經被你暫時借給誰/它現在靜靜的躺在我的衣櫃」要是腹黑一點，霎那間會聯想到《愛的肢解》，這不是謀殺藏屍是甚麼？甚至有歌迷戲言，《旅行的意義》也好像是犯罪以後的逃遁一般。

這種「甜蜜的殘酷」與王嘉明的故事本子豈不是一拍即合？表面上講的是愛情故事，後面其實是錯綜複雜的關係；一開始只是一



個人的被謀殺，到最後衍生到每個人感情與慾望中大大小小的迷宮。

「劇裡面的12個角色，或是不同的角色組合，都有自己的主題曲，只是觀眾不會意識到。」《Self》講的是角色的自我；《旅行的意義》和疏離又常去旅行的男子小莫連在一起；而輕鬆熱鬧的小吃攤，當然是《下午三點》。只要聲音和歌詞與人物和劇情很

# 膚色的時光

## 愛情本就是懸疑劇



「搭」，王嘉明就把它們融合在一起，「那種呼應，對觀眾來說也許很隱晦，但聽起來會覺得很順。」

他還特別選擇了兩首歌——《躺在你的衣櫃》和《魚》——改編成A Cappella（無伴奏合唱）。「它們對我來說，有比較繁複的意象，我把它們改編成像是有點宗教空間感的A Cappella。」因為演出選用了雙面舞台，演員無法站在一起和聲，甚至有時都看不到對方，只能用耳朵來呼應配合，難度大增。

### 兩邊風景大不同

說到雙面舞台，那是演出的另一大特色。觀眾分開兩邊對坐着，舞台中間豎着一面牆。配合錄像投影，觀眾一時看到演員本尊，一時「只聞樓梯響」；一時被搖擺的人影所吸引，一時又從牆下小縫瞥見對面有人走過……有趣的觀劇體驗，會搞得人心癢癢。「就是因為看不到全景，才想要知道、好奇，才會去推理，才会有偷窺的慾望。」王嘉明說，演出時最好玩的是觀察觀眾的反應，「有時那邊觀眾很开心，但這邊又很冷，是很有趣的對照。我們也發現，觀眾會不自覺地意識到對面的觀眾。比如這一場那邊觀眾笑得很開心，或者好像看到什麼事情發生，這邊的觀眾就會有點浮動。等到這邊的觀眾笑的時候，就會笑得特別用力，好像要笑給對面的觀眾聽一樣。」

這樣的舞台設置，經常搞得演員頭暈暈。有時排練時上了台，會突然不知「身在何處」，A面B面混不清楚，「忽然有迷路的感覺」。燈光師也很頭疼——一切兩半的舞台，等於要設計兩組不同的燈光。而對導演來說，演出則更難控制，變成一道複雜的數學題：「我要設計，單面的觀眾不能超過7分鐘沒有看到活着的演員走過去，也要統計兩邊看到真的演員的時間是一樣多的。不停地去抓這些時間。」

但雙面的設計，的確帶來「懸疑感」，也讓演出衍生出不一樣的視覺空間。有趣的是，在愛情中，我們何嘗不想看到整個舞台？那種想要「知道全部」的執着正是我們躲不開的佔有慾。然而事實上，我們只能看到某一邊，然後不斷地推理、猜想，牆那邊發生的事情……



### 膚色的時光

時間：1月25日至27日晚上7時30分  
1月26日至27日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 無學術根柢但有趣的「盧氏製作」

每年一月，康文署炮製的「盧氏歌劇」就定時在大會堂音樂廳上演了。這座五十多年前建成的音樂廳，雖然音響效果不錯，但舞台燈光及後台機械設備不僅非常簡陋，其狹窄的舞台相對擴散的觀眾席所產生的視覺效果，在今日而言不啻就是歌劇世界裡的一齣「歌仔戲」，加上盧景文先生的監製及導演水平，簡直就是香港政府企圖延續英殖慣例的一項文化畸胎；雖然明顯地缺乏藝術深度，但就年年低調又搞一輪。反正公帑的使用早已百孔千瘡，有誰會深究高深莫測的意大利歌劇是否貨真價實？

今年上演的是一對歌劇孿寶：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和李昂卡伐洛的《小丑》，戲碼十分討好，我也特地回港觀賞一趟。適逢週末，上座率濟濟一堂。

《鄉村騎士》的音樂清新而又華麗，純樸且又銷魂，藉西西里的復活節這一年中最大的巡遊節日，真實地描繪了意大利天主教既聖潔又邪惡的世俗面貌，自問世以來不僅廣受歌劇觀眾認同喜愛，其「間奏曲」(Intermezzo) 已成為深入人心的戲劇音樂象徵，包括在中國內地也廣為流傳。

可惜的是幕一升起，光禿禿繃緊的不僅是舞台上的簡陋視聽：右邊是石屋和一座鐘樓，左邊又是一座石屋，連接兩者的是一堵直橫線的石牆及斜線走道；同樣簡陋的還有樂隊聲音：「香港名家樂友」Hong Kong Virtuosi，那種蒼白無感性光彩的伴奏，雖然一板一拍很準確無誤地奏響着，但其毫無華麗豐潤風格地自詡為「名家」（用意大利文的Virtuosi更是黑色幽默，這裡面沒有一個意大利人，足證其「文化畸胎」之嘍）實在是強烈反差。不過指揮者廖國敏倒值得讚賞，他的樂句演繹手法盡可能地產生了自然律動，但「名家」的資質有限，吉光片羽，再也不能上升到既聖潔又世俗的音樂高度。

盧先生的導演手法，儘管已有許多錄影版本可供他參考，但舞台上依然往往莫名其妙，常常是空空留白。一個龐然大物手瓜起腰的怨婦Santuzza在台上靜立靜聽，絲毫表達不出一個為情所苦的黃花閨女的可嘆可憐；有時，她在導演的調度下直挺挺地躺在斜坡

的石路上，完全忽視她的滾筒形身材有成為橫放的一具有腿石碾的可能性，是完全反藝術效果、反劇情效果的。這位無辜的女歌唱家J.Kellerman歌唱水平也不佳，吐字不清，且有舌雜音，音量雖有，但缺乏委婉清越之聲，首先就令此劇失去半壁江山。飾演老媽媽露西亞的嚴仙霞，唱功穩健深厚，演得也可圈可點。但男主角Turiddu的演唱者J.Daniecki雖然嗓音紮實高音明亮，但他的音色木訥缺少變化，是盧景文錯用抒情男高音來唱此角的又一次失誤。所以整齣《鄉村騎士》，除了男中音配角有兩段令人關注的場面之外，在一連串無效的演唱後終於結束時，令人如釋重負。

這樣一部名聞遐邇的歌劇，張鑼旗鼓後就這樣反效果地上演一遍，到底有甚麼意思？

中場休息後上演的是另一齣獨幕劇《小丑》，此劇更加深刻地展現了現代人的內心苦況：面對苦楚；面對忘恩負義，面對複雜的挑撥和嘲笑，一個真實的男人在工作壓力下的失控和悲劇。這齣戲的高潮是一場戲中戲，場上的觀眾（合唱團）在為丑角的妻子與人偷情而幸災樂禍嬉笑起哄，台下的真正觀眾則為男主角的不幸承受憂慮和擔心。盧景文這次基本上維持了此劇的結構，舞台效果比《鄉村騎士》好——主要是合唱團的台上「觀眾」起到了撐場的「做媒」效果，十分熱鬧而添加了舞台氣氛，居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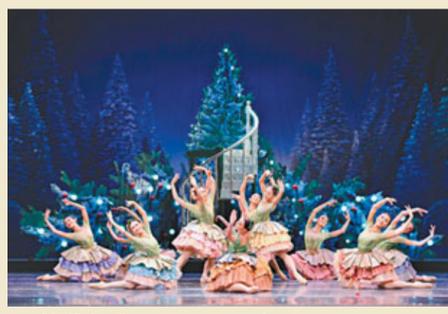
此劇的男主角飾演者Jaffrey Hartman也值得一讚，他的聲音本錢是Lirico-Spinto（抒情戲劇），長得濃眉大眼又白皙高挑，形象上頗有些上世紀歌卡魯索的影子。當然音色方面他是沒有任何「黃金嗓音」跡象的，那首著名的詠調「披上戲袍」他唱得雖然淋漓痛快，但到底不夠濃烈深厚如出肺腑，唱功實佳而歌藝仍可待。在演技上（尤其是最後一場的摔盤子掀桌子）他也十分投入，給這齣《小丑》又添加一筆意外驚喜。

當香港歌劇院和香港藝術節的歌劇製作不斷在提高其原有水平之時，我只能在常常配錯聲類型的「盧氏製作」中偶然「欣慰」一回。

文：蕭威廉

## 《胡桃夾子》雖有亮點 仍待改進

《胡桃夾子》的題材是關於聖誕的，不少芭蕾舞團自然喜歡在聖誕上演，香港芭蕾舞團也不例外，不過謝傑斐的版本一上演便上演了十多年，觀眾對新節目的期待隨着時間過去也愈來愈高。上個月，港芭請來澳洲籍編舞師家泰奧斯·科勒(Terence Kohler)重新編排柴可夫斯基的三大芭蕾舞音樂作品，我看了12月22日的夜場。



■《胡桃夾子》 攝影：Corrad Dy-Liacco

如果舊版屬華麗精緻，盡善盡美之作，Kohler的新作應是不求細膩動人，最終追求目標就是要與前作不同為出發點。結果是故事發展、人物重心、情節安排、舞蹈表現，以至整體的氣氛都大有不同。對於一個翻新創作而言，Kohler能做到捨下舊包袱，節目大部分情況能觀者不一樣的體驗！

兩幕劇新版《胡桃夾子》約1小時45分，明顯較短。故事重心由嘉麗與胡桃夾子的浪漫經歷轉移到嘉麗與費殊的歷險旅程，此版本加強胡桃夾子與邪惡老鼠的戰爭，並加入芭蕾舞公主幫助胡桃夾子爭回王國。故事、情節、人物依然豐富。不過節奏一般，處理亦欠清晰流暢。主要是第一幕第一場的序太長，杜西米爾叔叔在嘉麗與費殊的房間講述胡桃夾子與芭蕾舞公主的故事對下一幕的發展尤為重要，可惜這段沒有明確表現出來，觀眾很難在下一幕胡桃夾子與老鼠的大戰中找到重點，看上去只覺兩幫人混戰。以至第二幕胡桃夾子與芭蕾舞公主由僵化到回復生命，觀眾亦摸不着頭腦。另外傳聞已久的芭蕾舞公主出場後跟胡桃夾子一樣，沒有很多篇幅，直到尾場二人才表現舞姿。重心由嘉麗與胡桃夾子轉換到一隻小孩角色身上，儘管這

樣的選擇更貼近原著，在表現手段上就欠了長篇舞劇的凝聚力(focus of attention)。本來胡桃夾子與芭蕾舞公主的故事可以平衡當角色，不過編舞沒有好好發揮。另外第二場小玩偶的構思夠特別，但一樣交代得不清楚。

新版舞蹈處理不刻意經營浪漫情調，小主角的雙人舞雖不時穿插其中，沒有一段很突出，反而小組舞如雪花舞和埃及玩偶舞亮麗吸引，令人眼前一亮。胡桃夾子與芭蕾舞公主尾段演出是古典必備，算不上精心設計。佈景服裝一如故事和舞劇處理，有優點，但不夠精彩。第一幕第一場的主角普通，第二場的大餐桌有亮點不過無善。之後聖誕樹下加上天花落下的金粉和第二幕的樹頂設計美觀宜人，最有聖誕感覺。但第一場的大禮物顯得粗糙。全劇服裝以女裝較吸引，雖然主角不是貴族皇室，女舞衣下款的紗裙手工精緻，當舞者起舞時大大提升動作的線條和美感。主角胡桃夾子的裝束則可以更好，同樣芭蕾舞公主的造型一般，相對而言雪花仙子的設計最特別。嘉麗與費殊由頭到尾以白色睡衣出現，自然不夠突出。

表現上張堯與葉飛飛的胡桃夾子與芭蕾舞公主外形合拍，張堯保持水準，葉飛飛表現太緊促，阿迪雅與高比良洋的嘉麗與費殊夠自然，但礙於編排，兩個角色欠缺特色。梁晉朗的老鼠王其實主要部分不多，且在老鼠裝束下，未曾看到實力。綜觀新版《胡桃夾子》有創意，但處理一般。

文：鄧蘭